

心香一瓣  
xinxiangyiban

# 诗意栖息于现代之城

谢丽



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坐公交车时看到的沿路风景,德式建筑的小楼,海风里拂面而来的潮润和舒适……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话:“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,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想到街道角落里大片大片的紫薇和蔷薇,我突然在这个城市里产生了一种浓重的幸福。于是,随笔写下了文章的题目:“海滨之城,诗意栖居”。

广告业是一个需要创意表达的行业,

也可能是这家公司的考官看到了我简历上半吹嘘填写的“学术经历”,笔试的考官和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连续给我打了两个电话,问我的经历及是否愿意去公司工作。但是,那已是面试后下半年的时间,我也已经离开了青岛回到济南。在老师的推荐下,我通过考试,在济南一家报社做了五年的卫生行业记者编辑。济南是一座齐鲁文化氤氲的城市,尤其在报刊这个文化行业里,藏匿了很多文艺青年,

那是一个感情浓厚、情绪激昂、青春激越的时代。随风吟唱《东风破》,也在春日里雨巷里,遇到丁香一般的少年和姑娘……在飘洒飞扬的青春里,我远离了忧伤,诗意地守护生命的福缘。

伴随年岁渐长,伴随阅历和文化的积淀,原来许多浓厚地化不开的感情也在内心渐渐平复,情绪也不再激昂。生活和内心日益从容,拨开认知的迷雾,我渐渐明白,所谓“诗意栖居于城中”,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客观又卓然地存在。

诗意栖居,需要有从容不迫的修养和节奏。我们在世事中褪去了青年的锋锐和浮躁,心胸变得开阔,心智变得圆润,才会用细节把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,把事业生涯里的大江大河抒写成一首从容淡定、妙趣横生的诗。

诗意栖居,需要一份智慧的启示,一份思考的顿悟,一份年华的沉淀,一份生命气质与事物相逢的缘分。台湾女作家蔡颖卿在《用细节把日子过成诗》一书中,为海德格尔的“诗意栖息”一语做了最完美的答案——“让细节完善生活的质量,在量入而出,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感受,有限制的生活中同时还有更美好的可能。”

## 老屋

刘厚琛

推土机所向披靡,昂头垂首之间,我的青少年记忆灰飞烟灭

连同化作尘埃废墟的,还有母亲的陈旧记忆

沉静地、惘然地,母亲瞅着远处,瞅着远方轰然倒塌的老屋……

一头银发、两行浊泪,母亲喃喃自语:没了,俺的窝没了

与老屋之缘,属于母亲五十年,属于我三十年

三十年前,幸运之神敲响老屋的窗根:我终于有了一次走出老屋、走出小村的机遇

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,还有三十公里外的年迈母亲,皆被我抛下

懵懂岁月、青涩年华里,老屋忠诚地包容着我和母亲,及我和母亲的一切,抑或愉悦和痛苦,抑或困惑和埋怨……

红砖青瓦、低矮简陋,老屋尘封着我们一个家族的陈年旧事,抑或祖父的劫富济贫,抑或父亲的凄美爱情……

老屋就像乡下人的胸襟,无论锅盆缸瓮、梨耙钩锄,无论用途大小、形态美丑,是能装得下、守得住

岁月如水,流逝无痕。不知不觉间,老屋踉跄地踱进同母亲一起的黄昏、暮年

忽如一夜春风来。老屋曾经所在区域、公园、广场、商铺、大厦,如若雨后春笋破土生发,让人眼花缭乱、心驰神往

花红草绿间,歌舞升平中,老屋黯然失色,时代已经将其推搡到颓废的边缘……

我紧紧地攥住母亲单薄、冰冷的肩膀,轻轻地劝,娘,别看了,回去吧

娘细弱一叹:没了,娘的窝真的没了

是时,一位年轻摄影者跳到我们的身旁,颇为欣赏地说,真美,你娘俩就是一道风景,一道城市变迁的风景

娘,茫然地看着摄影者,无言以对  
我,蓦然想起下之琳的诗句: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……

其实,老屋并未倒塌,依然坐落在母亲的心里,连同我和母亲一起,融进了现代城市里,不可或缺地成为现代城市的一道风景……

## 难忘槐花香

刘军

求学离家四十载,  
望月思乡寄情怀;  
发小相邀故里归,  
百里春风一时回。

入厅落座叙旧闲,  
亲人故友烹小鲜;  
儿时味道齐全美,  
举箸忆苦亦思甜。

遥想当年岁月难,  
瓜汤野菜当主餐;

每遇春来槐花早,  
家家户户动钩杆。

转星移新时代,  
国富民丰向未来;  
昔日贵为堂前燕,  
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玩泥孩童今朝聚,  
青丝泛白鬓毛衰;  
远眺夕阳无限好,  
醉美难忘槐花香。

最难忘  
zuizunianwang

## 煤油灯下的读书时光

刘峰



刀剪,同时转动扭儿,将灯芯往上拨一拨。剪下的灯花得一会儿才熄灭,仿佛很不甘心似的。

那些年,每到黄昏,总能看见父亲蹲在屋檐擦灯罩。煤油烟重,沾附在灯罩,如墨染,不擦灯不亮。他先用软稻草捋,然后用砂纸拭,最后用白棉布擦。他转动着灯罩,动作很柔,声音很轻,擦净的灯罩,就像新买回来的一样。

处在计划经济年代,一切皆有用度。煤油也不例外。读书到了夜深,母亲就会提醒我:别熬坏身子,该睡觉了。当读书一旦上瘾,为了不被她发现,白天,我用报纸将门缝窗隙糊上,晚上就用被子、床单将灯围起来。可是,时间一长,油瓶“出卖”了我。

有一天晚上,这个秘密终于被母亲发现,她蹲在我的窗下呜呜哭了起来。我听到哭声,轻轻推开窗一瞧,才发现是母亲。她为家里贫困供不起我夜间读书难过,也为我的勤奋好学感动,压抑不住情感,哭出了声。

之后,为了尽力节约灯油,以减轻家里的负担,月色皎洁的夜晚,我会像猫一样潜上屋顶。有一回,看书犯了迷糊,竟从屋瓦上滚落下来,算好,摔在泥地上,没有受伤。父母听见响声,跑出来,见我摔在那里,手里仍捧着书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
后来,村里通了电,家家户户有了电灯。可老停电。那年“双抢”,正值我高考。白天干活,夜间攻读,人瘦了一圈,蚊子仍不放过。夜间太热,不得已,我将上半身与煤油灯关进蚊帐,下半身浸泡在两桶水里降温。翌日天亮,父母又瘦了眼,我的脸被灯烟熏黑,两条腿被水浸得雪白,又难过得直掉眼泪。

然而,这一切皆成了回忆。

如今读书,有了单独的书房,不仅有温馨的灯盏,还有红茶、音乐相伴,想怎么读就怎么读,再也不用为灯光发愁。

可是,尘世的喧嚣,日常的烦扰,却让我再也找不到当年读书的恬静之感,我开始怀念那一盏小灯,怀念它曾带来的微光……

曹

风

检修

苗青 摄



百味人生  
baiweirensheng

## 微笑是一缕阳光

李仙云

清晨,鸟儿在窗外婉转啼鸣,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窗牖,撒得房间光影斑驳。耳畔忽响起《晨光》曲中那静美柔和的音乐,那跳跃在心间的音符,像一缕柔和的阳光洒入心房。我不得不得嘴角上扬,笑靥如涟漪般一圈圈漾开,心间宛若有朵灵逸静美的莲花在悄然绽放,把一颗凡尘浸染的心洗涤得澄澈通透,烦忧尽失。

曾在人生低谷消沉迷惘之时,在寺院驻足于高大的弥勒菩萨像前,他自在圆融的慈悲畅笑,如一缕阳光洒入心扉。那微微笑意充盈的周身每一个细胞都舒展欣悦,不由得想到那句歌词: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;慈颜常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我们身处凡尘俗世,难免会遇到“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”之事,我们也很难做到“忍他、让

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去理他。”很多的时候,境界决定了我们的胸怀和气度,遇事总是冲动在前,理性遁失,咽不下那口恶气。可难容能容,心胸豁达敞亮了,也就不会计结于琐碎心塞的烦事中,正所谓“百事从心起,一笑解千愁”。

曾在复旦大学陈果老师的视频中看到一段话,感触颇深,她父亲对母亲说:“当一个女人对镜子微笑的时候,这个女人是在对全世界微笑。”试想一个人若连自己都不爱,她又怎么会爱别人和世间万物。如果内心被日复一日的凡尘烟火熏染得照不进一丝阳光,充斥着阴霾晦暗,那天的日子会像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,活得了无生趣。微笑是爱之树开出的美丽花朵,唯有对生活充满激情与憧憬的人,才能在平淡无奇的岁月中,活得风情万种,

笑靥如花。而微笑会让性情变得洒脱明媚,外物是内心的折射,懂得微笑着面对一切,每天映入心间的,也会是美景佳境。

三十多年前那场灾祸之灾,一下子让我卧于病榻,连翻身都要家人帮助。当摆脱了死神之邀身体一点点恢复时,有天我惊愕地发现,我不仅肢体瘫痪,面部表情也可怕到连笑的功能都丧失了。那段没有微笑的日子,注定生活也是悲苦不堪的。那时,住在同一院落的江姨经常抱着她胖嘟嘟的孙子,坐到我的轮椅边玩耍,江姨总是慈爱无比地看着那像“初升的太阳”般纯真可爱的孙子,满脸皱纹里尽是爱意荡漾。小宝宝一逗就笑,像个快乐的小天使。他经常望着我“咿咿呀呀”说话,当江姨把孩子送入我的怀中时,我轻轻一逗,他竟“咯咯咯”发出银铃般的笑声,我瞬间被孩子的笑

声点亮心扉,一种久违的笑靥,又在脸上像花儿般绽放。我突然理解了那句“千金难买一笑”的另一种解读,我像找回了一份失而复得的至宝,很多天里,内心都阳光灿烂。

世界微笑日发起人亨利·杜南说:“将微笑融入艺术,就具有洞穿冷寂的能量、征服消沉的魅力,把微笑化为语言,不必翻译就能打动不同种族的心扉。人类的恩怨情仇,战事争端的和解、终止,往往只需一个相互微笑,发自生命的真诚微笑是全人类的必需!”可见,微笑的意义非凡。不知从何时起,每日清晨,我都会给自己一个微笑,感恩爱我的家人和我爱的朋友们,是他们的关爱,让我的生命不断地获得滋养,虽历经磨难,却活得坚毅乐观,犹如墙角那兀自绽放的小花,尽管弱小,却依旧努力向往阳处伸展。

## 每个夜晚都是一份思念

赵潇



地相信,此刻他也会与她一样凝望着同一个皎洁的圆月。偶有无眠的夜晚,我总会想起窗前那个瘦弱的身影,爱与守望如晚风吹拂着我的脸颊。

那风很像曾经某个春天的夜晚,我安静地躺在床上,心似窗外挥舞的树叶,按压

不住地激动。明天,我要带上我的小饼干,牵着我最好的小伙伴,在我最喜欢的老师的带领下,看最可爱的大熊猫一不留神从树上掉下来。那个春夜,我第一次听见了唧唧的虫鸣,每一声都清晰如诉,好像早已在我的枕边扎根驻地,轻轻地告诉我,春天

已来。我们将挣脱冬衣的束缚,自由奔跑在春天登场的路上。以至于多年以后,即使生活变幻世事无常,我也会在某个东风轻语树叶的夜晚,把小饼干、小伙伴、老师还有大熊猫裹进自己的怀里,与美好相拥。

其实,小时候,最快乐的事莫过于,不肯睡觉的夜晚,躲进奶奶的被窝里,听门被轻轻转动以后,找准时机突然钻出来,吓唬奶奶的爸妈一跳。钻被窝前,我再三要求奶奶,如果我一会儿睡着了,爸妈回来时,一定记得叫醒我。然而,总是醒来时,我在奶奶的床上保持着昨夜姿势,却不见爸妈今早身出的身影。我责怪奶奶说话不算,事实上,我心里很清楚,即使奶奶当时叫我,我也醒不来。奶奶只是笑地看着我,为我拭去眼角的泪水,安慰道,我们今晚再来一次。

今晚醒来时,我发现时光早已走远。再也没有机会钻进奶奶的被窝,也没有人由着我的任性。微光与轻风拂过我的脸庞,柔柔暖暖,像当年奶奶安抚我的手,为我拭去枕上的眼泪。

每一个夜晚都蘸满了回忆,在岁月里写下了一排排思念的句子。那淡淡的思念,长长地飘摇在光阴里。

屋里的灯熄了,唯有窗外的闪电还亮着。我一个人在深夜的雷鸣里醒来。光亮一遍一遍地闪烁在我的脸庞,我习惯性地朝着闪电微笑。

6岁那年,同样是一个被雷鸣唤醒的夜晚,小伙伴安慰着怯怯的我。她说,那是摄影师在为你拍照,所以你一定要看镜头微笑。那一夜,我们透过窗户向着天空微笑着,微笑着,我不再害怕那样的黑暗,慢慢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后来的岁月,渐渐遗失了我们的友谊,却教会我要微笑面对人生的一切。于是,在这样的深夜里,我总会想起她,想起拍照时要微笑。随着闪电慢慢停止,我笑着笑着又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一家人团聚的时候,总有一个身影悄然从热闹中抽身出来,不合时宜地落寞着。她独守窗前,看着霓虹中模糊的城市,思绪漫漉成月光之下的汪洋。她多想知道,最近的他,是胖了还是瘦了,过得怎样。

但因为工作的特殊,只有等到弟弟打来电话,弟姐才会放下心来。又是一个团聚的夜晚,弟姐的双眸仿佛浸进了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,映亮了所有的悲欢离合。弟姐终究没有等到弟弟的电话,但她笃定